石匱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五

明 叙南張岱著

王竑項忠韓雍陶魯朱英列傳

王竑其先江夏人祖俊卿以軍功為福州衛百户坐事戍河西遂為河州人少豪儻自以生長西陲志存立功正統中以進士授户科給事中慨然以汲黯朱雲自許車駕陷土木竑與同官灑泣首彈王振罪狀時郕王攝朝羣臣讀彈文畢王但曰出待命則皆前

踞不起大慟哭請速斷錦衣指揮馬順厲聲叱衆去竑賁起立踞中走捽順髮嚙順面罵曰權奸誤國家若此若等其黨久當誅尚敢爾邪遂與衆共擊之順立死王起入竑與群臣隨王以登更索毛王二閹既出復捶死之肆三屍華門之外項之群臣退舍內使喧傳召首事者入則作危語曰王召首事者入將按擊殺順者捶死之矣竑亦驚訣其妻若子曰平生不能絲毫詭隨今日之事發我本心我死爾死乃為王

竑妻所遺幼穉寧患無人收養耶遂與同官俱入既入王無他特為中官寬之耳是時竑名震天下北虜聞之亦為嘆息郕王即皇帝位虜擁 英宗駕京師竑以于謙薦守北門即戎服鞭馬馳赴軍號令嚴畫雖老將弗如也虜至出奇兵擊之虜敗走逐之盡境而還以功超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出鎮居庸關景泰元年以疾乞歸須之用薦總督漕運兼理巡撫江北諸處時徐淮大浸民饑死者相枕藉竑大發官倉歛

富人粟舟過河岍下皆令如意出米粥既而山東河南流民猝至諸倉皆空獨廣運倉尚有積滯竑欲發主者難之竑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民窮至此旦夕為盜留儲京師尚是緩着尒不吾從脫有變吾先殺尒治尒召盜罪然後自請死竑詞既戇主者素憚其威許之所存活百五十八萬八千餘人他境流寓安輯者萬六百有餘家先時 帝得荒奏驚悶奈何無飢死我民及聞大喜曰好都御史竑賑饑民近者飼

以粥遠者散之米流徙者給道食被鬻者贖之病者
處之空庾爲瘞死者棺瘞之早夜殫精有所寄任
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有述竑行事作救災
錄以傳者旣入覲特陞左副都御史治淮揚如故
上皇復辟召亨張軏用事以汰冗員左遷浙江參政
軏復言上擊殺馬順事　上逮竑罷爲民編管江夏
子孫永不叙居半歲　上於宮中閱景泰時臣僚奏
章見竑疏有正倫理篤恩義等語顧左右曰竑爲朕

也下詔曰王竑故首犯闕法當死朕生之遣為民令知其漕功戶部可遣官送陝西安置該管官司禮待之五年鹵李來寇莊浪甚急命都督馮宗等往擊起竑為左副都御史與兵部侍郎白圭俱叅軍務竑與宗擊敗鹵紅崖子以班師入見　英宗慰勞至再言者謂西陲既靖漕政久弛當命竑復往從之既至老弱丁壯連屬見竑三日不絕成化元年科道官交薦王竑李秉國家勞臣可委重任遂以竑為兵部尚書

時兩廣峒猺大肆刼掠竑薦前侍郎韓雍有文武才宜令帥師討蠻而雍新得罪衆難之竑曰天子方棄瑕錄瑜雍罪不當用乃竑獨不以罪廢邪議始定北虜在河套時出侵寧夏延綏境及四川陽德人趙鐸作亂邊報日至竑居中調度皆中機宜而兩廣功尤偉一日上書言邊居兩日不報遂疏乞歸三年十三道御史交薦起吏部以闕內批王竑推病避難不體朝廷陞用意既去胡再用其就令致仕竑在官僅二

十餘年而功澤聲名在天下初號其庵為蘧既歸改
休庵居之課僮僕耕種絕口不談時事在林下二十
三年始卒正德間謚莊毅
項忠嘉興人正統七年進士為刑部員外郎扈上北
征陷鹵虜堅于留忠牧馬於沙塲忠胡服挾所牧二
良馬間道走望斗而南四日夜馬疲乃棄馬步走忽
遇一山崖險路絕攀援上至半山飢憊且行且仆倚
石歔欷忽見松下有物塊然遺於路視之乃肉腊忠

嗷肉飲泉復起行若有扶掖之者遠見胡騎出沒晝匿夜走凡七晝夜始達宣府御史張昊開關納之既見仆地移時乃甦視其足有刺蒺藜百數而忠不知也時都御史羅亨信來視忠令人拔之竟日乃盡卧兩月餘始能步歸復為郎天順三年陞陝西按察使尋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是時洮岷生熟番作亂忠撫降其衆成化元年鹵犯延綏忠同寧遠伯撃鹵遁去明年又與彰武伯破鹵四年固原土達滿四叛

據石城勅忠将兵往討時伏羌伯毛忠戰死我軍遞退忠即陣斬指揮以狥陣始定賊相持百日忠隨二卒單騎抵賊塞曉以禍福諸脅從賊日相率來降賊有愛将楊虎狸者被我擒忠命斬之虎狸伏地乞宥死自効忠許之觧金鉤來賜虎狸遣去故滿四竟為虎狸所誘禽凡斬首七千六百俘獲無算忠因陳四事為經久計是時兵事急忠腋冐矢石弗為縮嘗嘆曰奉命討賊久無功甘心效死矣召還協理院事馬文

升每語人曰土達驁猛關中根本滿四未平朝野洶
洶使其得志天下事未可知也項中丞畢竭心力露
宿原野者六十餘日親冒矢石者二十餘戰始克獲
醜獻馘殄平巨寇而止進一階較諸趙輔劉聚王越
封拜如寄者不無功懋賞薄之疑矣六年大旱荊襄
流民咸逋入山李鬍子者劉千斤黨也倡流民為亂
復勅忠往討忠遣人持榜入山諭降即負險不服縱
兵擒勦不赦凡遺還者四十餘萬編戍者萬餘俘斬

二十因上便宜十事詔暫留撫治進左都御史八年入討平野王剛小王洪召還院判襄以忠處置得宜三十餘年賊不起而議者猶指忠妄殺致中天和交章論奏故忠辨疏畧曰臣忠肅將天威克平逋寇不意媢疾流言仰瀆宸聽今廷臣之所指兵科之所料兵部之所条駁大率謂臣以流寓良民作盜賊俘獻京以無罪編民作從賊謫戍邊以久居僑民作無籍逐還鄉至謂祛殺慘酷甚於夷狄彗出旱傷皆臣所

致又謂奏與功冊級數不符不宜陞賞臣若不辨何
繇自明竊惟荊襄自劉千斤石和尚王彪就擒李鬍
子王洪燃燼再起遠近荼毒臣奉命勦捕僅俘百餘
詣京皆首惡也科臣乃謂盡良家子而法司聽其飄
異不知前巡撫楊璿泰將王信等屢奏猖獗難禦者
誰邪其餘賊黨不忍濫誅簡其丁壯謫發邊戍家屬
從之非無罪者流民附籍百無一二如光化縣陳長
于籍有之然占山四十餘里招聚無賴一千餘衆爭

鬪劫殺無日無之可以久居之故不遣乎若非近山州縣則固仍其附籍而未嘗遣也臣始因嘯聚掲榜諭之謂荊襄山中已殺數千葢張虛聲怵之使解散耳彼時原屬烏有今計殺傷囚繫死者寔不過十較昨討劉千斤擒殺至數十萬者何如哉科臣乃謂慘於夷狄而致彗出旱傷亦誠厚誣矣軍中報捷初未及詳斬獲的數每多冒濫其後核功定籍百不存一雖擒李鬍子王洪輩以將士爭邀首功臣皆革去不

錄如功少報多敢曰無弊今報止一百二十餘級反加叅駁矣以賑人且兵部尚書白圭亦嘗親蒞此地親仕此事矣今日之舉乃圭往日之遺患也若以今日之功不宜陞賞則往擒劉千斤尚遺後患而得高擢厚賞者盡亦少思乎今臣已遣回流民一百五十餘萬謫戍賊黨一萬二百有奇隨居家屬五萬九千餘人四省境內帖然安矣先時中外皆慮荊襄禍患何日得寧今既平靖而流言沸騰反以臣為口寔昔

馬援征南蒙薏苡之謗鄧艾代蜀來檻車之徵非惟
功不見錄反致身且不保今幸遭聖明不加罪譴伏
乞枎閒賜臣致仕奏入　帝嘉其功溫旨慰留十年
代王槩為刑部尚書十一年為兵部尚書代白圭忠
以職方最劇要樞即調劉大夏陞容為郎時有錦衣
百戶常瑛者助直為虐忠發憤草疏約吏部尚書尹
旻諸公卿發直瑛奸罪　上赫然震怒罷直廠瑛戍
邊而直見　上獨泣訴為內臣黃賜陳祖生所中傷

御史戴縉因而言直奉法無他以迎　上意故　上
復令直烙舊領廠直遂首誣忠下廷訊忠落職去久
之諸奸次第敗乃復忠兵部尚書致仕居家二十六
年卒贈太子太保謚襄毅

韓雍長洲人世農夫也父貴永樂初以富民徙京師
占籍宛平雍年二十連登進士授御史果敢擊斷氣
直陵諸御史上故事御史之六部點齋入揖部尚書
具茶退雍點茶吏部唱名堂上曰吏部尚書王直：

趨前唯以此重之　英宗正統中巡按江西擒治墨吏五十七人溺職者聞之多解綬去福建盜鄧茂七反福建御史以朝旨檄江浙兩省會征尋福建御史謂賊且撫可解退雍謂賊且撫先言耳非有所要質安知不改背曷若提兵往撫乃退胡後也既至賊果變竟定之浙江御史初得福建御史牒止不來及聞雍平賊反奏福建御史坐死人以是知雍畧也尋廬陵諸縣盜起與巡撫侍郎揚寧討平之民

史奏留一歲遷廣東按察副使為陳循所知薦擢右
僉都御史巡撫江西恩威大著景泰末論劾寧王為
寧王所反劾逮繫竟白雍巡按江西年未三十也而
諸所更定施行後都御史皆按為格居一年起大理
寺少卿尋復右僉都御史明年丁母憂歸奪情居一
年赴京還職尋使巡撫大同部署將校訓練士伍時
出巳意防守經畫戎政大修七年召還議事上壯
其貌陞兵部侍郎　憲宗即位典璽局丞官王綸下

獄雍坐與綸交通降浙江左叅政廣西蠻賊據大藤峽為歲已久頗時時出刼諸縣而已天順末夜入梧州城執副使璹殺訓導壞致仕布政欽吏流刼廣東界越至江西亦復轉入湖廣廣東廵按御史王朝遠請選擇謀勇將帥及威望大臣討之廷議以中軍都督同知趙輔為征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為游擊將軍總漢達軍以行而以雍總督兩廣軍務從之即改雍左僉都御史使會輔勇於南京議出兵所向得便宜

行事是為成化元年雍至南京與輔勇會悉全軍趨
廣西入全州五道發偏師平湖廣陽峒諸賊抵桂林
與勇輔計曰修仁荔浦藤峽羽翼也當先翦之調永
順保靖及兩江土兵十六萬人五路並進窮追至力
山生擒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乘勝入峽
分十五萬二千八為左右二軍以隷十三将軍分道
擊之砍鬬奪壁空其石門道袍等十餘寨縱火烈山
賊遁入桂林横石寺塘九層楼猷挺攖險雍麾死士

谷山關徑大火其營柵生擒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三百餘級斷其大藤改名斷藤峽是為二年七月其冬偽降蠻人侯鄭昂王牛兒復叛夜攻潯江不利進入潯南扱北流容縣雍復使都指揮僉事鑑署都指揮僉事聰等分捕之俘鄭昂牛兒斬之并斬其黨四千九百有奇復遣將四出廣以東雷廉高肇諸寇次第削平捷聞　上大喜賞賚有差雍因請改割上隆州隸潯州復故土知州岑鐸官以長其酋

請移置勒馬猷僚碧灘三巡簡司㳺徼峽上下請置
藤縣五屯千戶所使蠻人變故協力應軍者為之儆
候請陞新會知縣陶魯為憲職使專守梧潯并肇慶
之新興陽江陽春瀧水諸縣皆從之輔勇召還尋陞
雍右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初雍竊追時有賊數
十人詐為民逆雍車曰不幸嘔脫有年矣大軍壓境
吾父母也民喜得生輒迎車下雍曰賊也民哉核之
人藏短刀盡殺焉肆其途积他日與同僚論兵軍候

提俘入雍手斬數人摧其肝胆立啖其心腦軍中時時飲酒鑽骰于四面皆紅大呼滿采以鼓軍士之氣久之上言二廣地大山深一臣難控請加設兩巡撫上命副都御史陳濂撫廣東僉都御史張鵬撫廣西而雍專治軍尋以憂去兩巡撫亦罷設獨起雍服中為右都御史督兩廣軍務如故雍洞達凱爽應機決策智勇並奮文牘山委剖斷如飛提桴鼓立軍門士大夫莫不用命出入矢刃意氣自若武功伯有貞者

雍同邑人共從金盡赦歸夜觀乾象將星在吳意已當之時時運鐵鞭自壯及聞雍功烈投鞭太息曰陛子能將吾已矣既承制開府梧州副總兵而下悉聽鈐轄其絕狎無所貸假有裨將犯法賂中人居間雍因午節肘挪斬其頭竿之鎮守中官沁忌雍撣壓嗾人上書誣雍即訊無所坐遂自免歸亡何卒謚襄毅

劉鳳續吳錄歸雍節制廣外其功固多然殺戮太過歸時卧病犀魅恍惚不獲令終或云其妻惱之赴池

水卒嘉靖八年言官追論雍功請錄其後許量授在
京文職兵部言韓雍故與趙輔同功一體運謀設策
寔為過之知縣陶魯所獲軍功皆雍指授其勞勩寔
與先尚書王翺將令輔子孫世承伯爵魯翺之後皆
襲錦衣雍子孫曾無延賞請比翺例不報
陶魯鬱林人父成起家鄉薦授交阯屬縣典史為黄
福所知被薦累官浙江按察使僉事九載考績民詣
闕乞留陞本司副使為人嚴恕明直遇難事輒先人

自任正統七年倭寇東海守邊三司皆愳罪自縊朝
命推成整練邊務戒量海寇來風時月預布丁令板
海漘中賊艤舟躍岸盡被刺仆伏兵四合殲而焚之
事聞賞綺叚寶鈔十三年處州賊葉宗留陳鑑胡等
為變將逼金華之蘭谿蘭谿者浙門戶同官推成任
成至晝夜警備彌月間執渠魁戮黨與數百人聲震
遠邇乃分遣招撫得降者二千餘人宗留等還遁入
處及溫台山谷間時總兵官都督徐泰尚書石璞久

屯無功復共推戍〻抵諭之留壘中七日皆感悟出降獨餘黨陶得二者竄不受降戍計誘其數百人殺之生擒百餘人來降者三千餘人得二與四十餘賊更遁入山谷久之復出猖獗來攻武義武義故無城柵木而已得二以縕束薪使人先匿入柵中而自率衆外攻柵成與都指揮崔源驅兵出戰不支遂遇害事聞遣官諭祭贈參政官其子曾為新會縣丞曾年二十一而智計敏健新會令王重見而奇之問曰學

乎曰學矣不幸先子死魯當門又為吏學殖落已因泣下重曰為子師可乎曰幸甚遂拜重為弟子重曰與君約每晨後堂授經出治丞何如魯拜曰幸甚曾從重講習日進重喜曰僕始奇君貌已奇君才今敏學如是異日當為國名臣僕雖叨科甲萬不及也會大藤峽賊亂兩廣都御史韓雍總師討之檄魯隸麾下雍威嚴檄王者二司長吏見長跽白事惴悚若不自勝一日顧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

侍左右漫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其賊邪雍曰
然丞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易耳雍怒曰賊鋭甚又
隘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
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
之耳蕞尒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笞魯不拜抗
言曰夫賊難攻者非賊難也我難其攻賊者也謂魯
鮮食粟不鮮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將琬龐統廢邑
事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

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辦曰三百人
足矣曰何少也曰魯猶以為多兵貴精請任選擇雍
曰任為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舉百鈞矢射二百步
者來二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於式者得二百五十
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々數日足魯乃別將日操練
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為死率以先登大
破賊斬首無筭賊穴所得士女金帛悉以分於三百
人已無與者衆益奮鼏雍大稱賞言於朝擢為令曾

重死代其缺督上官則進新會三父老語之曰四境

皆賊氣吞吾城夫非戰不可保城非致死不可戰非

合父兄率子弟不可致死非教不可安致子弟死乃

擇子弟之才勇者日訓練之號為敢勇軍環郭為輔

城溝之施蒺藜渠荅燎析晨夜桴鼓如雷城西北當

賊衝寨而立之長當險為長堵有邏有堠首尾應救

縣署後為池作亭其中不設徒杠用舟渡人每靜夜

召敢勇軍中有謀畧者三數人立池頭渡一人與謀

出之後渡一人凡渡三數人盡三數人謀用其所長亦或用己謀出三數人外敢勇軍旣技擊習熟見賊若尋常又其計謀出賊所不料魯每出戰皆慟哭誓士〻感激爭奮無所敗衄隣近縣亦恃無恐朝命陞廣州同知仍掌其縣事魯前後陞廣東按察司僉事若副使若湖廣按察使若湖廣左右布政使然皆奉璽書兼廣東按察司副使兼治廣西兵廣人稱魯為三廣公魯自其為丞至布政使平隴水後山賊置從

化縣平恩平陽江賊置恩平縣平新寧句水賊置新寧縣又平潯梧荔浦府江田州諸賊凡斬首悪二萬千四百有奇極回被擄撫散向化十三萬七千有奇為兩廣保障者四十五年弘治中猺賊儺魯掘掠魯廬墓終其族黨詔從廣州避之賜誥命旌勸魯為人有識慮善揆度其行兵凡餽餫運器械皆先以數月調發多寡無常或張疑曰戍守賊不能測其東西向與其兵數魯檄裨將進兵置檄函曰某封某日某時

發至期發檄乃知兵所向當羽書狎至戎裝夜戒聲色不動審賊饑憊之時或輕舟游覽感公讌夜飲俄起如廁潛身出城兵士如旅賈分道赴期中宵合圍黎明奏凱人見師之入而不見其出也馭軍四十五年視麾下如家人父子享之卹而嚴其令風聲所激雖非素部亦樂為死至其擣巢玉石必分亦非徒求多功級而已每平賊置縣鄉修治學宮以興教化為宋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三人立大忠祠於崖門時

時造陳獻章請謚錄其為丞時嗜學尊師故其所見
者大所務者先獻章論魯治兵如文士為文奇無所
蹈其治民也如其治兵應無定體魯在粵久粵人不
覺魯功魯沒賊復熾有司議征議兵啞然無可否司
府上撫按撫按議奏奏得報其謀已久洩兵出賊遁
矣則戮良民為功兵退未離賊巢賊已虜民妻女奪
其居魯功乃益見成蘭及鬱林皆有祠祀嘉靖初新
會舉人何相等頌魯於朝六賜祠祀魯於新會縣

朱英、郴陽人、五歲而孤、能自感奮、通易書詩三經、正統十年與族兄克寬同舉進士、授監察御史、兵部尚書鄺埜深器之、曰吾鄉老成凋謝殆盡、致遠任重、吾望于矣、十四年浙閩寇起、處州賊葉宗留反、其黨凋明松等四出標掠、朝廷遣英與中官守要地、毋令得合閩寇時、勦寇大將軍尚駐金華、英至、徑趨處、榜諭脅從降者甚衆、以計生致明松等數人、械至慶元、諜者報賊首領衆三萬、欲來劫取中官、大懼、英立斬明

松等於市皆驚遁賊平還京與給事中林聰劾　景
帝外戚家都督全及中官增廣二人　景帝易儲下
廷議英獨與聰言其不可尚書胡濙曰事定矣毋動
帝召江淵三赴便殿英前語淵曰　上皇南宮賴有
皇太子人心屬望已久無故易之滋惑益甚公當國
大臣不可不慮淵等延至酉事已定英聰相向泣退
俄執政有私怨於御史嗾人訐奏御史有詔風憲官
被告訐者皆外補英極論其非執政不悅尋遷廣東

叅議過家省母〻閱英歸槖惟賜金十兩母曰兒居官如此吾無憂矣既至廣當猺亂之後撫凋瘵招流亡立均猺法其法以十年為限一徭九休民甚稱便峒蠻為亂撫之不定進兵勦之其黨棄賊先降者百餘人大帥欲悉加誅英持不可罪首惡而已 英宗復辟林聰已為都御史英以事入京聰語之曰君沮易儲雖當時無疏盡亦言 上吾能證君英恥於自陳既歸兩廣都御史葉盛檄英督叅勦賊叅將范信

會勦大藤峽至廉横間誣民為賊黨欲殲之英馳赴信壘凡所俘獲審定縱去信忿功不成月餘未退會盜使至英亟請令信班師其他誣首脇從之人諍救全活不下萬餘遷本司右參政丁内艱居廬蔬食服闋改陜西參政成化五年陞福建右布政居二年遷陜西左布政英在陜與閩悉用其均猺法兩省便之十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尋命總督兩廣兩廣自韓雍大征之後民猺嫌害英至以守易攻揭榜撫諭

許為編户約飭將士無得恫掁於是荔波馬平蒼梧
陽朔諸縣冦阻猺獞引類詣降事聞賜勅褒諭陞左
都御史初韓雍在兩廣雖有平賊功顧為人忮濶贈
遺賓客軍前取資無筭其自尊嚴擬王公竟坐驕侈
生謗代者吳琛欿然讓抑有所饋遺幾至金帛輙辭
不受至英益為清節妻子不從官舍一老蒼頭隨侍
而已有時璽書旌幣英受蔵璽貯幣於庫自言吾出
莅官苟得為民省惜一錢還入吾室神爽頓清便如

向夜入三洲巖秉燭讀蘓子瞻題名也然其臨擧屏發使盜賊不敢跡ゝ輒至勦絕不能如雍強勁其持重而入於姑息將領敢欺降謾英矣英在甘肅積軍羨三十萬在兩廣四十萬餘流民復業者十五萬家或謂英公先後督府積羨撫民功多矣何不奏聞英言此邊臣常分何足自薦英在兩廣與鎮守大監總兵官三人列坐故事太監居中總督居左總兵居右而總兵陳政自以為伯爵當居左英曰我總督也與

巡撫不同爭論不決鎮守太監恒以聞朝命削英總督第令以巡撫行事兵部尚書余子俊奏兩廣夷民襍處叛服不常往緣鎮守巡撫等官頡頏不一以故設立總督之稱使上下協和易於控制英自兩廣兵革之後招撫猺獞逋逃復業之人為戶四萬三千六百丁口千五萬科復田粮萬五千有奇建立永安州治邊徼靖安臣方欲以英等及部下勤勞官屬請旨賞賚今與陳政爭坐忽令解去恐諸屯輕視及側復

生兵備一墮難以再舉　上乃命英陞為右副都御史總督軍務如故召入為都察院右都御史奏罷一御史之不法者是御史萬安姻家也英子諫大人無太認真英曰昔伊尹畎畝自任天下況我在官今世不任又教人不任吾政悪之六載考績加太子少保會星變求言首事八事時曹分條集英所陳事或見沮削英聞身往詣公所力求必行已何病疽侍郎何喬新賑飢晉陽適遣使奏事英寄喬新手書民飢盜

起公嘗為念時已潰甚筆半不就君子謂英憂國之心斃而後已卒贈太子太保謚恭簡英端方儉約以事上清淨簡易以臨下不為矯亢尤異之跡而忠功在士大夫間

石匱書曰國家以武事責文臣任極重而其報功極輕于忠肅再造功不得一伯爵而王文成促予促奪刓其印至嘉靖而始定爲余觀成化間以武功顯者王竑之京城陶魯朱英之兩廣猶可以鎖鑰言至項

忠韓雍其平蠻功皆出趙輔劉聚上而論功者止進一階廕一子鎮撫而已何以服人心何以示後世哉故使王驥王越輩而不託身要路則斬將搴旗之功遂足以供科道官一紙彈文已耳昔人謂秦始皇之於功臣封之不足多假罪名以殺之者拙哉其不發設科道官也

石匱書卷第一百七

明 魰南張 岱著

商輅彭時列傳

商輅浙淳安人舉宣德乙卯鄉試第一後十年正統乙丑會試次年殿試皆第一　上命選詞臣劉儼等十八進學東閣輅與焉土木之變郕王監國召入内閣備顧問陞侍讀時北虜大入京師戒嚴輅力請郕王踐祚以安人心虜至城下輅檄各邊帥選兵入援

揭榜賊營購鹵首僞為喜寧報謗擒也先書鹵得榜
與書自相疑遁景泰元年陞翰林院學士秋　英廟
回鑾輅迎至居庸關見　上涕泣既而錦衣衛指揮
盧忠妄言南内事中官阮浪等被重刑猶窮治不已
輅極諫得寢且罪盧忠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
有　皇太后在上臣下誰敢輕議尋遷兵部左侍郎
兼左春坊大學士鍾同章綸請復儲　景帝怒下之
獄輅因召對力救綸竟得免七年纂守通志成擬兵

部尚書為王文所抑仍侍郎兼太常寺卿而已　景
帝不豫輅入朝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輅
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為　宣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旦進至期變作寔正月十七
日也　英宗復位即日以迎立事置于讁王文等極
刑名輅與高穀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
偏向正要用爾宜用心且議改元草詔須勅石亨嵒
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别具條欵輅曰舊

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謗誣輅欲附致于少保刑
案太監興安為輅和解而 上愈怒興安奏曰當時
此輩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即
復爾耶 上怒乃解但削輅為民輅去後 上每念
商學士朕所取三元常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忌
者中之竟不復召 憲宗即位追念舊學遣使驛召
輅復原官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有所
誣詆輅力求退 上欲加譴言者輅言臣嘗勸 上

優容言官召用羅倫今復自蹈其轍如公論何　上
乃召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
皇莊甚為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為家莊則何取十
年改戶部尚書一日召見議及郕王監國輅覼縷言
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之皆泣　上亦泣
遂復帝號十一年皇子薨　憲宗以嗣續為憂左右
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輅獨婉轉探引東
宮乃立復上疏畧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

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
病另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為未順伏望勅令就
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
庶得以遂母子之情慰外人之論逾月而東宮母紀
貴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殮悉如禮十三年內
官汪直新坐西廠威擬至尊輅疏直十罪并指群小
韋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怒曰用一內臣何關係天下命太監懷恩至閣詰

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旨收問直敢擅抄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直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敢擅自收捕諸近侍直敢擅自收易此人不黜國家事政未可知也懷恩聞之咋舌而退上乃即日撤去西廠緝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曄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輅遂請老加少保馳驛歸輅去萬安為首相從西廠直益横諸大臣皆

諭事直夫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

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文毅第一楊文貞李文達皆不及也予良臣為翰林院侍講

彭時安福人自少端重寡言潛心好學領鄉薦入國學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正統十三年會試第二廷對賜進士第一傳臚次日詣闕謝時朝衣俟旦隱几失期糾儀御史奏着錦衣衛拿以胡濙奏得免明年帝北狩郕王監國被命與商輅同入內閣雖屬

悅進朝守推重繼母喪乞守制不許尋陞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許之服除遷春坊學士 英宗復辟詔見文華殿令近楊前問出身若其年蓋是時年四十有二矣 上曰政是方剛命賜酒飯尋召入內閣以前職兼翰林學士 上命選庶吉士若用南人必如時者乃可也李賢論事 上前出以所言 上者言時〻為賢謀賢服時直諒焉上 上皇太后尊號時謂賢宜及此推恩賢謂詔赦也 上復辟方赦一年

再赦不其濫乎時曰優老為恩非謂赦也如朝官父母年七十者予誥勅百姓年八十者予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與詔旨政相稱賢稱善聞上 上恍門達陰軋賢於 上上行罷賢中貴出語時時愕然為力辯 上用賢如故 上嘗使太監牛玉視時病入言其居汙陋 上欲為新會 上疾不果及上大漸牛玉將遺命至閣中諸閣老駭怖而已時獨而泣不止玉復命 上亦為隕涕 憲宗即位進吏

部右侍郎兼職如舊　憲宗議上兩宮徽號　憲宗
生母周太后不欲錢太后並稱太后中官宣后旨辭
色甚厲同議皆喋獨李賢開端時力繼之竟加上錢
太后尊號別於太后居數日太監覃包至閣曰同尊
二母是　上本心訟太后難顯言非二先生幾誤大
禮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其明年乞歸遣中使護送
手勅促還朝至京　上慰勞之以總裁　英宗寔錄
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李賢卒時獨仕閣

事錢太后崩議營陵首言當合塟裕陵主祔廟 上
猶豫不決群臣伏請時從中主之卒從時言其秋彗
星見上言專寵者年既已邁宜男者恩或未逮當正
宮闈之分以衍麟趾之祥其言指切萬貴妃平凉土
達滿四反參將劉清敗績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
合兵已聲勢益急復請調官軍往朝命方以都督劉
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而敗報復至輿情震
駭賊聞玉忠出退保石城山玉忠至下令圍石城山

毋戰副將毛忠遠之攻復敗士大夫益相危懼兵部尚書程信奏再遣撫寧侯永總京軍及調兵四萬往命已下時見本兵張皇難遽止第請令永整軍待其冬忠報至圍賊矣再乞勅永星馳赴援下兵部會議信曰京軍馳援當如忠請時曰仍不須行夫令賊出掀如曩時兵空往今入自保此坐斃也信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知者或為時危曰止軍不發公誠何見時曰觀項疏曲折

知賊決可平其急請援知朝命遣將不敢專也其冬
滿四果平改吏部尚書五年冬無雪上言臘盡不雪
非惟宿麦難潤誠恐春氣相乘變為癘疫臣考傳記
凡言災旱者必曰下民怨咨感動上天今或有之臣
見京師居民不下數十百萬初無恒産營年小利但
取度日比者官府買辦過多門稅抽分太重生業不
遂困苦日深伏望聖明崇節儉之規嚴掊尅之禁
上是之復言　景帝女年已及笄當求庶士遂得下

嫁七年冬彗再見言七事請減去內府修齋慎重傳
旨毋令近習假借甘御殿召見文武大臣議政節賞
慎刑通納諫諍飭勵官守撫䘏軍民而歸之上德
上然之八年畿內旱災條陳時政言皇莊之名自古
無之景泰存藩邸之舊　皇上曰東宮之餘莊名曰
皇其號已非事有其繇寔為不爽近聞故太監劉永
誠所獻亦欲立為皇莊居者懼於騷擾不已耕者懼
於徵科過舊而街談巷議咸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何獨以此庄名之為皇乞令戶部籍與民居仍舊耕種又言畿內湖濼數多皆為勢家所有其閒所產魚蝦螺蚌菱藕蘆葦之類乞令地以予貧民及言民間養馬邊城糧草等事　上悉施行第皇庄不動時屢以封事上聞或報或不報要不盡行乞歸不許時為人端謹嚴密燕閒無惰行步端拱飲食不聞匕箸聲終歲不一二宴客即宴客亦未嘗具音樂片楮寸墨不輕擲棄立朝三十年非疾未嘗不在公々退不語

子弟以朝事接人和悅至其論辨確然有執雖不立赫赫名而人望歸之成化十一年卒於位贈太師賜謚文憲

石匱書曰宰相之欲免於伴食亦易易也凡軍國大典能斡旋一二事焉則後世之賢士大夫稱之不少衰如商文毅之諫易儲撤兩廠復景泰位號彭文憲之並尊兩宮祔塋錢后顧仕項忠寧觸逆璫期期勿奉彼但知所重有在不惜犯顏以與天子爭勝而孰

知其身後之名亦即借此以立哉